

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爱

□黄正平

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地方,那是令人眷恋的地方,出生、成长、就学、就业,成就、成功,魂牵梦绕,念念不忘。

超过一年的生活地,于我有五个。

先是老家,一座小镇,在黄海边。没有先贤张謇,也就没有这个集镇。在镇上的小学、中学读了10年书,1979年年初走出这个百年近代镇,来到又一个建制镇读大专,三年时间。也是同级别的镇,学校设在镇上西北。而学医是万般清苦的,厚厚的一本本书,像垒墙的砖头。三年读毕,拿到了红彤彤的毕业证书。

1982年年初来城里工作,我和濠河相依相伴。住在东北濠河东岸,工作就在西岸。上班、下班路上,满眼河水荡漾。

直到1993年秋,到京城旅居、工作、生活。从10月初到次年9月底,一整年。再回来就有了诸多不同,特别是心态,端正了许多,沉稳、自信许多。确是增加了不少见识。

1998年夏末,“回”到属于祖籍的县级市工作,两年半不到的时间。县市扎根深,充满了泥土味。

再回到南通时,已是20世

心窗
片羽

纪最后几天。从此,就一直工作、生活在座带有些原点意味的城市。所谓“原点”,因为工作的第一个城市即是“她”。

每当有人听我介绍,或看我写南通的文章,总会说我“你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爱”。是的,久住会爱而不会生厌,毕竟我是从小镇走向小城的人。

尽管我也有机会离开这个城市去到省城工作,尽管我也那么向往到规模更大更有名的城市工作。而此时,写这座由张謇在近代开创的自己久住的“名城”,也就多了一份历史厚重感和自豪亲切感。

谁不说俺家乡好?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。

我手边有一张2019年3月10日下午观摩话剧《生日》的宣传页,《生日》反映的是改革开放40年里的一个家庭的变迁。我也是这座城市40年历程的见证人,自然也是建设的参与者。这就是一种深深的情感,萦绕心里。

对家乡的情,如千年濠河水时时流淌心中,也会流淌到未来的时间里。不管此时你在不在这座城市,都在默默流淌,发出的是叩心之响,叩动你的心房,脉动起自己珍爱的生命之河。



桃红柳绿蜂奔波

陈顺源

春风从不弃落花

□马国福

街道空旷如喑哑的嗓门
我如一粒尘埃
驮起孤独身影
那些缓缓关上的铺门
等待种子阵痛过后
脱壳般的新生
每一个灯火可亲的门牌背后
战士般忘我冲锋的身影
汗水早已湿透
荣光将写满奔赴者的额头

紫琅
诗会

那是春天里
最崇高的海拔和坚守
高过珠穆朗玛峰的雪
是三月里最崇高的白
映照你星空的那抹红
是血液里最温暖的春风
暂时停下是为了铿锵再出发
春风从不弃落花
一个个绿码定将奔腾如图画
在江海大地把爱深沉表达

孤勇者

□苏东

居家第七天,核酸做了五次
每次下楼都是一次放风
谨慎地保持距离,缓缓移动
我收紧衣服,看到绿化带里
通泉草蝴蝶似的开了
一年蓬圆伞似的开了
蛇床草碎米似的开了

白色的单薄的花
和队伍尽头的
防护服一个颜色
这个人人自危的春天
坏消息不断传来
好消息是,身边的花还在开
身边的人都还无恙

天使再出征——献给驰援上海的白衣天使

□葛逊

披着星,戴着月,再踏征程,
日夜兼程,天使再出征。
战“疫”一盘棋,深情四方来,
与时间赛跑,生命护生命。

穿过山,越过水,风雨同舟,
逆行驰援,天使再出征。

四海一家亲,守沪有我们,
把决战打赢,光荣连光荣。

心有春光,向春而行,
满腔热血践行使命。
尽锐出战,一袭白衣秉初心,
以快制快,不获全胜不收兵!

舅舅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。

普天之下,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,生命里装进整整一个世纪的地久天长?尽管我大舅也知道这算喜丧,但是舅舅走了,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,全天沉浸在悲伤之中。

耄耋之年,还能享受百岁的舅舅疼爱,这是我母亲和大舅姐弟俩多年来倍感自豪的事情。这两年,母亲和大舅比邻而居,几乎每天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,同一张桌上打牌。姐弟俩平时常常不由自主地聊起儿时的舅舅家。枣树下嬉闹,秋天摘方柿,面店里帮工,一幕幕如放电影般呈现他们眼前。母亲10岁那年,外婆意外离世,她和我大舅童年的许多快乐时光,都是在唐闸杨家湾畔舅舅家度过的。

舅公朱允中是我外婆最小的弟弟,比我大舅年长13岁,比我母亲大12岁。1922年3月27日,他出生在唐闸大生纱厂西侧一个小业主之家。那个年代,正是唐闸风华绝代的岁月,张謇一手打造的近代民族工业渐入佳境,各项事业领风气之先,这让聪慧的舅公从小开了眼界,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。他从小读私塾,后来成为其父朱文标商店的少东家。他一生积极上进,敬老爱幼,克勤克俭,喜欢读书看报,从来不碰烟酒,这些都对我母亲和大舅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,母亲在唐闸一带任教,我在那里度过美好的童年。杨家湾是我和弟弟妹妹们年少时最温馨的港湾,舅公朱允中教我们识字做人,为我们在人生起步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去年这个时节,我们迎来舅公的百岁大寿。在他四个子女的策划下,我们在唐闸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新光酒家为他举办了一个百岁寿宴。我特地请朋友小东采购了几箱“天下第一大寿星酒”,小姨还向所有的街坊邻居赠送了百岁老人喜寿碗。我拉着我的舅舅去找他的舅舅,大舅弟雪峰为我们三代

舅舅知道,外甥最乐意做的事情,是带他和我母亲一起去唐闸北市街看舅公。3月6日正好是周日,我决定带他们去唐闸看舅公。

那一天上午,舅公听说年迈的外甥和外甥女要来看他,显得特别高兴。他特地穿了一身新衣服,早就坐在藤椅上静候。他一一呼唤我们的乳名,竟然还能记起我们小时候的糗事。他见我第一句话便是:孙侯,你又胖了,要减肥啊。他不知道我父亲和姨奶奶、姨父近几年已相继去世,问他们为何不来,还看出了苗头:你们都支支吾吾的,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?一句话,问我母亲泪眼婆娑。

其实,泪眼婆娑的何止我的白发母亲?舅公在人世间的时候,我曾许过愿,要陪他去扬州看另外一个外甥女莲芳,顺便看看扬州美女的。而今,他要看的小外甥女已先他半年离开人世间,舅公在疫情期间离世,我连给他送行都难了。

从今以后,我再也不能和朋友们说:我都做爷爷了,我还有一个期颐之年的爷爷在疼我。

冠疫何为惧?
城春草木深。
封门同戮力,
胜利即来临!

疫中感怀

□丘石

冠疫何为惧?
城春草木深。
封门同戮力,
胜利即来临!